

浮  
溪  
集

浮

淨溪集卷十三

宋

汪

藻

撰

內制

太上道君皇帝尊號玉冊文

維靖康元年歲次丙午八月某甲子朔某日某甲子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絕稱矧脫屣萬乘糝糠唐虞猶超希夷事出詮表欲贊之美孰為端倪然應帝王之運者既同乎人則殫臣子之誠者烏得無述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

下席累聖之緒輯三聖之休爰自踐履丕圖勵精求治  
克相民欲納之太和用能二十餘年德業淳備萬物炊  
累各成其天俯視區中無足爲者迺陋神器褰裳去之  
明黃屋之非心聽元珠之他得

案元珠之元宋時避廟諱所改

全以所

覆畀之冲人方且高蹈殊庭怡神秘籙泯雷聲于淵默  
凝泰定之天光言念父有成功必傳之子子克嗣事收  
忘所天是用夙夜靡遑力圖報稱而羣情雖切偉範未  
昭幸今方內底寧歲豐兵御車書文軌指日可同豈寡  
昧克堪實蒸訓所致宜稽典禮仰正鴻名臣不勝大願

謹奉玉寶上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伏惟太上皇  
帝陛下與神爲友游物之初遵汾水而憩華胥訪廣成  
而追大隗玩其清淨福我邦家億萬斯年爲衆君父臣  
誠欣誠躍稽首頓首謹言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稜纏宮闕旣二帝之蒙塵誣  
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  
臨朝雖義形于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于危而非權莫  
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舒鄰國見逼之威遂成

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

案

乎心傳繫年要錄及選宋人四六者並刪改雖義形于

色以下作二句蓋因其迴護張邦昌也惟永樂大典全載今仍之

乃以衰癯之質起于

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行之典成靖

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

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

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

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

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

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

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共定安危之  
至計庶臻小惕同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  
意

賜湖南廣南江東西撫諭詔

朕比避敵鋒來臨海徼念父兄之在遠憂宗社之阽危  
不辭卑禮以屈尊務欲休兵以息戰乃阻威益甚修好  
莫從遂率眾以長驅至渡江而深入雖蹂踐城池之不  
免幸殺傷士馬之相當既爾憑陵卽從引避言念方隅  
之遠頗艱詔令之通爰遣使人往宣朕旨爾其各揚厥

職善撫吾人期共復于邦圖用上承于天意

賜西蕃部族將士撫恤詔

迺者強敵侵陵羣方倂擾爾捨荐居之故俗堅內嚮之誠心哀集種豪扞防邊警用梟雄而爭奮知忠款之靡他方在營屯不無暴露茲諭綏懷之意其圖報稱之宜

撫恤單州軍民詔

朕惟單父之墟實控東州之要茲屬守丞之陋以爲將士之憂卽正典刑俾離官守言念封陲之內孰非涵養之餘惟疆事之未寧致王靈之靡及其安爾止以復于

初共須兵革之休永保室家之慶

責李成軍中詔

朕承祖宗之休託民庶之上念連歲兵戈之擾禍不勝言聞一夫屠戮之裁痛如在己而李成者生本邊隸世蒙國恩乘朝廷多事之時爲盜賊亂常之首假順欺衆拏兵累年朕方待以開懷冀其悔過屢下自新之詔勉行姑息之恩列數郡以開藩封疆特大遣使人而將命錫資相望而成敢負眷私專懷凶狡每候邊塵之警反爲王旅之讎挾持兩端猖獗萬狀自謂能逃于天地人

皆洞見其肺肝乃至擅離淮右之區越蹂江南之地既  
包容而愈悖豈征討之得辭爰遣將臣前臨賊境纔旌  
麾之一指俄壁壘之四摧動輒有功捷無虛日顧全師  
之盡北知元惡之靡逃往卽屠之勢無難者言念脅從  
之衆孰非涵養之餘失身一陷豺狼終歲莫還田畝骨  
肉至于離散頭顱莫克保全靖言無辜有所不忍已敕  
令于主帥專擒取于渠魁凡汝有徒赦而不問以示好  
生之德以昭除亂之誠國有大刑所冀鯨鯢之必得民  
皆赤子豈容玉石之俱焚咨爾染汙之倫體吾宏貸之

意速違亂略永保嘉生

賜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

制韓世忠獎諭詔

朕惟唐之名將多矣獨郭子儀巍然以功名始終豈非  
以其謙畏自將有愛君體國之誠心故耶卿屢立戰功  
計安宗社而每懷兢慎慮涉非彝知天下之至公合古  
人之大節比以閨門之私謁至投奏牘于公車國爾忘  
家屏居待譴旣關聞聽朕甚嘉之書不云乎臣罔以寵  
利居成功者卿之謂也其梁逢韓彥臣除授指揮已令

寢罷成卿自陳之美卿其急趣表著副朕眷懷故茲獎諭

刑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辭免昭慈獻烈皇太后攢宮橋道頓遞司結局轉兩官依所乞獎諭詔

子貢卻贖人之金當時恐其難繼晏嬰還邶殿之邑後世以爲美談蓋君子于辭受之間惟其義之所在迺者遣車之役卿實有勞朕惟孝養送終之誠褒功當渥而卿以軍興遴賞之戒陳義甚高控避之章再三莫奪豈惟見卿養恬之素亦足律時貪進之夫勉徇沖懷何勝

嘉歎所乞宜允其告令閣門繳申尚書省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纘丕圖卽罹多故昧綏懷之遠略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中原漢祚必期于再復而迫于強敵商人幾至于五遷茲緣仗衛之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攜于道路飢疲蒙犯于風霜徒從或苦繹騷程頓不無煩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虞倣治古之時巡卽輿區而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劫之裁財力困供輸之役

肆夙宵而軫慮如冰炭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  
每畏天而警戒誓專克己以焦勞欲睦鄰休戰則卑辭  
厚禮以請和欲省費恤民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苟可坐  
銷于氛祲殆將無愛于髮膚然邊陲歲駭而師徒不免  
于屢興餽餉日滋而征斂未遑于全復惟八世祖宗之  
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少俟寇攘之  
息首圖蠲省之宜況昨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凌夷之  
禍亟雖朕意日求于民瘼而人情終壅于上聞主威非  
特于萬鈞堂下自遙于千里既真偽有難憑之患則遐

邇銜無告之冤已敕輔臣相與虛懷而聽納亦令在位  
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疑忠告者靡拘微隱  
所期爾衆咸體朕懷尙慮四民興失職之嗟百姓有奪  
時之怨科需苛急人心難俟于小康狂獄繁滋邦法有  
稽于末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於戲王者宅  
中夫豈甘心于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禍于交侵惟我  
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攘外侮協濟中興

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

生日詔



涼飈肅穆愛景舒遲偉哉圖舊之賢生此就盈之月頒  
芳嘉之禮食贊燕喜于私庭期坐屆于遐齡用永扶于  
昌祚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麪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孟  
忠厚生日詔

九秋將杪萬寶告成卽此清時生吾懿戚爰頒牢醴之  
賜用慰庭闈之思簡潔端良益懋禔身之美奇厯福艾  
永承注意之休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麪等具如別錄至  
可領也

賜參知政事謝克家生日詔

惟時發春于月旣望集流通之嘉氣生經濟之英材旣  
昭弧矢之祥宜厚牽醪之禮往祇恩遇益介壽祺今賜  
卿生日羊酒米麪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知樞密院事李回生日詔

素秋分序涼月騰輝茲宇宙之佳辰生廟堂之賢佐乃  
頒飫賜加賚耆英往膺恩數之隆益介壽祺之永今賜  
卿生日羊酒米麪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生日詔

隆冬方啓上日惟良氣鍾申甫之英家襲韋平之慶乃  
寵頒于牢醴俾歸奉于庭闈服我恩裒增其壽祉今賜  
卿生日羊酒米麩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建炎四年科舉詔

國家承百年積累之基賴多士維持之力每張設于科  
目務收攬于人材爲兼學業之長川濟功名之會昨緣  
多故莫守舊章已失三年之期遂爲一切之制興賢鄉  
老雖絲本郡之計借較藝春官姑付外臺而類試幸國  
有從權之法使士無失職之嗟逮親策于明廷果允符

于衆望竭從此舉今復其時緣敵國之尚侵恐行期之  
靡定念欲便羣髦之集莫如遵近歲之宜朕方慨慕古  
人共圖今日之治爾其各從秋賦以待有司之公苟中  
度程何憂爵祿

紹興元年科舉詔

朕宵衣圖治仄席思賢昨詔諭于縣區俾寶興于髦俊  
茲閱賢書之獻將偕計吏之來言念杪秋適當大饗有  
司較藝于祀事以或妨多士在塗恐行期之靡逮姑從  
近制分試外臺用比歲之彝章臨大廷而親策旣克成

于朕志亦良便于爾私可將省額合取分數下諸路提  
刑司差官于轉運司所在州類試就今年八月上旬內  
擇日引試其餘應合行事件並令禮部比附建炎三年  
十二月二日指揮條具申尚書省于來年三月上旬擇  
日殿試

隆祐皇太后遺誥

吾自履宮闈于今三紀常懼菲薄不足以踵先后之懿  
而格神靈之休乃晚年以來逢國多故二聖遐狩心常  
盡然皇帝仁孝自天實同憂患雖在顛沛禮無缺違幸

時小康還自江介方欲饗天下之養卽東朝之安而吾  
節宣不時偶遇微疾遽至危憊莫能自還悵此兩宮遂  
成永訣方時艱難合行禮儀難以備舉皇帝服期以日  
易月十三日而除仍不候除服御朝作樂婚姻並勿禁  
止斂以常服不得用金玉寶貝權宜就近擇地攢殯候  
軍事寧息歸葬園陵所制梓宮取周吾身勿拘舊制以  
爲他日遷奉之便於戲生者人之暫寓死爲數之大終  
甲子一周復奚所恨尚賴臣民之衆永堅忠孝之心輔  
翼聖明早臻康乂存歿之際悃悃何言故茲遺誥想宜

知悉

紹興元年追嚴隆祐皇太后詔

朕惟隆祐皇太后母儀后德夙表宮闈聖烈神功實施社稷自遭罹于多故尤眷佑于眇躬方期孝養于無窮忽痛仙遊之不返念欲追嚴于景福莫如溥降于隆寬乃眷囚拘或憂疾疾爰挺桁楊之繫庶臻囹圄之空以伸過隙之哀以慰在天之監其行在并諸路州軍見禁公事如大情已明小節未圓並免取會先此結斷行在令御史臺諸路州軍令提點刑獄官檢察無令少有冤

濫應緣干證非本犯人如已供證了畢即時放出不得苛留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夏國主詔

敕夏國主世守封陲心馳觀闕比屬屯危之會致疎問訊之通緬想提封同膺襲吉茲俯臨于京序宜益護于生經今賜某物具于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新除吏部尙書盧法原新除禮部尙書謝克家新除刑部尙書胡直孺並赴行在供職詔

朕履此多難期于小憫寤寐簪纓之雋維持宗社之安  
乃眷邇僚久居外服爰錫贊書之寵進班常伯之尊想  
聞圖舊之誠共奮扶顛之志乃心存闕卽日問塗冀不  
憚于暑行庶速聞于辰告

新除兵部尚書胡直孺辭免恩命乞除台嚴一州  
差遣不允詔

朕以中臺常伯之選處厚德老成之人非責之有司之  
事而程其歲月之勞也顧秩高地近論思獻納朕有助  
焉茲者遞遷肆頒新命非恩數之過也而卿乃援以求

外豈朕志哉當艱危之會不與人同憂後天下而先一  
州卿安取此所請宜不允

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胡直孺辭免恩命兼侍讀  
不允詔

朕執古以御今取人而爲善居廣廈細旃之上必洽聞  
殫見之儒以卿學造古人言垂當世潛心載籍雖老不  
衰擢置經帷日資啓沃抗章祈免豈朕意哉所請宜不  
允

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辭免昭慈

獻烈皇太后攢宮橋道頓遞司結局轉兩官恩命  
不允詔

朕提黜陟之權以勸多士稽勤媮之實以輯庶功班序  
雖隆彝章可廢卿昨因園寢之役祇奉轎車之行凡輓  
綽之所經舉川塗而皆辦厥勞甚著于賞則宜謂卽拜  
于褒遷奚尙形于遜避所請宜不允

新除戶部書尙孟庾辭免恩命不允詔

昔蕭何之調關中寇恂之實河內諸葛武侯之漕斜谷  
劉晏之轉江淮皆于艱難之時足兵足食國用彊富一

時賴之朕比因時巡越在南服歲大費二悉非經常之  
規而卿深究利源夙宵盡瘁從容濟辦無媿古人端右  
之除姑旌心計進協公議卿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新除戶部侍郎孟庾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治財猶治水也必通融無滯順其所趨則測之益  
深酌之不竭民樂輸上邦用以饒比者大農厭于屢易  
思得能者付之利權以卿精力有餘洵更煩使旣守藩  
持節昔有其功則足國裕民今豈無術往攄心計寬朕  
顧憂勿使管蕭專美齊漢所請宜不允仍依已降指揮

日下供職

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任便居住呂頤浩再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在昔祖宗之時大臣常兼將相之職以襄隆于有績亦昭勸于具僚自朕纂承未行此典茲緣殊獎舉以授卿用文武崇極之資示終始保全之意雖屢形遜牘汝志可嘉然已告明廷朕言不再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呂頤浩乞守前官通奉大夫致仕不允詔

朕以卿英敏絕人忠精貫日柄朝旬歲四海具瞻故甫輟于經綸已不勝于虛佇屬防秋之有日分巨鎮以臨邊瀕江要區徒得卿重訓必體國辦嚴疾驅茲倚俟于造朝乃力祈于解組優游緩帶第安坐以折衝矍鑠據鞏寧甘心于投老勉趨駕以就道毋懷安而敗名所請宜不允

通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乞除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不允詔

朕以卿有幹時之略應物之才擢秉事樞逮茲旬歲幸

今軍鋒邊警稍緩于前當與羣賢共趨功名之會卿何求去之果乎雖雅志高懷于進退有道然古之大臣急于濟世者未嘗不忘身徇國必能勉爲朕留也所請宜不允

新除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任便居住呂頤浩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功大者報必宏恩隆者禮亦稱卿致位上宰爲時元勳方仰秉于國鈞遽祈從于家食雖露章屢奏已曲徇于雅懷然盟府有書固難違于常矩乃正齋壇之拜

仍躋袞職之班茲謂得宜庶爲無歉顧尚辭于厥命豈未喻于朕懷所請宜不允

新除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有不世之略然後足以成不世之功有非常之才然後足以濟非常之務卿邁往之氣絕人之資澤在生民勲在王室茲已試之效也故去國未幾靡人不懷迺者申敕使輶趨朝行闕召見便坐博詢嘉猷忠誠慷慨議論明辨茲用延登亞保之位復畀冢司之權卿不聞



孟子之言乎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蓋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今日之勢非卿孰安卿其慨然爲朕力圖所以興復者茲卿自許而亦朕之所期于卿者也區區小廉以待常士而已豈足爲卿道哉所請宜不允

呂頤浩辭免少保恩命不允詔

朕惟成周六卿之官冢宰爲之長所謂公孤則以六卿有道德者爲之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王孤貳公弘化君奭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是也本朝自祖宗以來輔相亦多兼此官神祖以司徒命韓琦

哲宗以司空命呂公著最爲近例卿有大功于社稷再冠冢司朕之責成于卿固非他相之比況召自衮鉞入居廟堂擢升亞保之聯古今皆有明據褒禮非過卿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呂頤浩除左僕射再辭免恩命不允詔

君不借材于異代所資一世之豪英天將降任于是人必副千齡之期會朕以卿國之鎮瑞人所旃幪更中外之百爲挺險夷之一節博稽輿論升冠冢司陞九級而上廉方觀威重月三日而成魄難徇謙光勉圖厥成毋

廢朕命

新除利州觀察使孔彥舟辭免恩命不允詔

乃者湖湘之會漫爲豺虺之區以爾出力提兵忘身徇國旣掃除于醜類仍綏拊于齊民坐令千里之間無復一夫之警乃進廉車之秩榮分方面之權勲閎具宜輿情咸允往圖忠報無事固辭所請宜不允

新差覓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辭免利州觀察使恩命不允詔

朕垂醲賞以待四海之功臣披誠心以用一時之人傑

卿材能銳甚忠義凜然力除僭叛之姦坐撫荒餘之俗湖山不擾耕稼相望乃進陟于廉車用增崇于藩屏胡屢形干控遜殊不體于眷懷往服厥官毋稽朕命所請依前降詔書不允仍令卿將實有功將佐官兵依前降指揮同共開具等第職次姓名疾速保明聞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浮溪集卷十三

示慈宜以朕慈深望其平安致教書備不多文  
辭畢同共聞其各懷離火各各安樂勿使國  
君前報備書下大竹令地實有以然出官其  
對前不疑

浮溪集卷十四

宋

汪

藻

撰

內制

觀文殿大學士宣奉大夫朱勝非奏受告新差江

州路安撫大使知江州乞就近別行差官不允詔

朕歲有邊虞日修戎備念振先聲于殊俗莫如舊弼之

英材爰方鎮于三分庶折衝于萬里矧伊溢浦實控上

游豈無他人徒得卿重謂抗旌而就道卽交印以臨軍

乃騰遜避之章殊失倚毗之意惟賢者同民之憂樂惟

大臣繫國之安危況自鄂以趨江可朝發而夕至無失機會勤吾顧憂所請宜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之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新除參知政事李回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天下之事一日二日萬幾不值則僵不修則壞況今中外岌岌干戈未寧疆宇未復可終食之間輟而不圖哉卿早躋禁塗蔚爲舊德世故精練審而有謀本兵幾年綱目咸理是用輟從右府擢貳中台庶藉老成之不允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國家傾危屯否未有甚于此時者也非得天下人豪策慮出乎拘攣之外者不足以輔成中興之功以卿有當世之材邃古人之學詳練周密爲時耆明故聞千里之造朝寢食不忘于虛佇擢寘樞機之地共圖龜鼎之安卿而不能尙誰可者勉服朕命毋庸固辭所請宜

不允

新除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  
觀使孟忠厚辭免恩命乞許終喪制不允詔

朕以卿材猷通敏識度邃深無忌于憂患必同未嘗有  
已野王以器能自進不專爲恩比緣長樂之哀追念渭  
陽之後頒朕徽數奪卿至情顧勲賢之竝隆于恩禮以  
非過抗章而避何志之謙所請宜不允

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除淮南路宣撫  
使劉光世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淮右失平居民無蓋旣塵氛之稍輯當耕戰之兼  
修卿爲國折衝實民司命社稷已資于忠力山川咸震  
于威名仍重使權俾營軍實及國家之間暇收農畝之  
荒餘率衆踰江分屯力穡皆充國留田于漢鄙坐制先  
零重華給耒于唐軍卒全振武司令長算有愧前人其  
趨奉于詔除毋或差于機會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綯辭  
免恩命不允詔

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  
惟新蓋老成舊人之于國家其重如此朕以卿有精深  
之學通濟之才出入周旋在廷最久茲因誠懇亟解繁  
機故加卿以秘殿之資處卿以中都之館留陪經幄不  
使去朝茲大臣出處之殊榮而朕待卿之至意也採之  
輿論咸謂得宜援例力辭卿言徒費所請宜不允

王綯爲從弟投拜金人自劾不允詔

昔羊舌坐誅靡連叔向王敦稔惡猶赦茂弘蓋古者君  
臣相與于腹心之間未嘗以兄弟輒投于形跡之地卿

秉德陪朕二年于茲險阻艱難備宣忠力豈容纖介及  
我老成况綱之于卿本非同產雖虧臣節了不相關卿  
何嫌何疑而求去位乎卿其勉服厥官思所以弼朕者  
抗章自劾非所望于斷金也

新除起復依前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知大宗  
正事士儂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卿資宗室之英擁將旄之重俾統盟于庶族用藩  
屏于行朝庶藉本支之彊永圖龜鼎之固雖中外屬阽  
危之會而戚休惟同姓之均盍體詔恩卽祇官守懇辭

之語朕未欲聞

新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辭  
免恩命不允詔

朕委政于卿逮茲朞歲吁俞帷幄弘益居多比緣人言  
釋位而去懇牘屢上挽留莫從書殿隆名蓋裒舊弼國  
家常典何足固辭所請宜不允

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  
張守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奮于周行以誠輔朕飭躬寡過持論正平始終二年

朕所眷禮方賴弘益浩然求歸挽留莫從良鬱予抱升  
華秘殿姑示異恩式寵爾行毋煩遜避所請宜不允

溫州觀察使王瓊辭免復兩官恩命不允詔

卿頃將去病之軍嘗坐孟明之肯綮鏘勇爵久掛刑書  
旣屢奮于徂征當悉除于宿負還卿舊著示朕至恩庶  
寬左袵之憂用揀東隅之失往祇承命勿復固辭所請  
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邴乞閒慢差

遣不允詔

朕方排難而解紛未暇宅中而圖治乃眷重江之阻實宜慈壺之居爰輟輔臣往司行省以卿負古人之學有當世之才比擢預于政機坐收還于威柄詳觀底蘊尤具典刑茲權中外之宜實付安危之計是爲分陝咸謂得人奚未喻于至懷尙力辭于成命往圖經濟用釋顧憂

新除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爲軍宣撫使葉夢得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多事以來厥民塗炭大軍之後所至荆榛日求綏馭之良庶復纂承之舊惟大江襟帶之會實前古國都之餘地關安危勢控南北豈獨賴兵民之鎮蓋將期農戰之修非吾耆舊之英孰任倚毗之大爰頒優詔用昇劇權謂與人而同憂必不日而引道乃形遜牘殊拂眷懷其趨屈于提封以毋勤于軫慮所請宜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諸處不許收接文字日下前去之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冷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參知政事謝克家乞外任宮觀不允詔



朕惟卿直諒多聞于國家有益方艱難之際將每事咨焉而屢以微病慨然求去非朕意也方春和豫輔養其時勉為朕留勿思閒適所請宜不允

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謝克家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以剛明之材行精詣之學以阜至之論啓淵深之謀矧嘗率先羣臣見朕初載有房琯之辯宋昌之忠茲升廟堂相與圖治曾未數月決然請辭朕雖貪夫老成之留而閔以官職為累升華秘殿庸示至恩胡為抗章貶

損殊甚卿而不可尚誰可哉式煥爾行毋虛朕意所請宜不允

兵部尚書謝克家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遭時多故燭理未明肆求已試之材共振中興之業以卿清名垂世雅望在人茲祇召以趨朝見敏誠于體國擢居常伯姑示優恩奚固執于冲懷未即膺于成命所請宜不允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慶歷宗臣馳單車入不測之敵以片言成萬世之功相吾三宗如古伊呂朕慨然懷其人而不及見也以卿高明渾厚德頗似之故擢之衆人之中付以臺諫之職果能從容議論動中事幾乃躋宥密之庭將賴維持之力庶使紀綱一振威令四馳坐臻宗社之安復見君臣之盛豈不濟卿奕世之美而成朕知人之明乎陳義固辭良非所望所請宜不允

杜充同知樞密院事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今日之事在于審觀機會先立規模度吾足以勝

彼與吾足以守此者而已以卿資兼智勇識洞古今茲予付爾以本兵之任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命者也豈朕私意哉奚乃累章過形控避朕言不再勿復重陳

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吳敏乞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湖湘之會紛擾數年耕稼之區榛荒千里思得魁柄之舊倚如長城之堅以卿宇量恢宏材猷英發蚤參帷幄之論具有措紳之瞻乃遣使輶特頒詔檢庶此遐方之弊隱然賢弼之臨引手以摩知生之樂胡遽形于

遜避殊未體于眷懷念方急于淮揚徒得君重當俯同于去病無以家為勉疾而驅欽承朕命所請宜不允限指揮到日疾速前去之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涼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仲琮乞罷宗正司不允詔

卿以老成爲宗室祭酒阡危之際所賴維城有何嫌疑而遽求去露章來上良用憮然所乞宜不允

辛企宗乞免秦鳳路經略安撫使不允詔

朕念秦中之疆弱常爲天下之重輕故擇能臣往圖長

算以卿挺雄剛之質秉忠義之心世服戎昭習知邊瓊威名之烈關隴信之茲歷選于在廷俾綏懷于一道義無反汗當卽辦嚴抗牘以辭豈予所望

新除吏部侍郎高衛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以卿爲時名卿如古耆俊當震風凌雨之暴未嘗或辭于錯節盤根之間靡所不試比還表著良副眷懷處以天官之除將資辰告之益茲卿舊物奚用固辭

新除吏部侍郎黎確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天官之任人物所宗以撥煩剗劇之材而行激濁

揚清之政號稱茲職古難其人以卿學術精深行能高妙周旋諫省綿歷歲時知無不言言皆有補乃付銓衡之寄實爲表著之光公論翕然謙辭過矣

新除禮部侍郎李正民辭免恩命改授一閒慢職局不允詔

朕惟典禮之在有司非人莫濟秩宗之于省戶其選世高卿辯博多聞剛明不撓踐揚滋久譽望益隆眷惟千古之彌文宜付一時之俊彥故從劇部移寘清曹朕擇地以處卿可謂優矣卿抗章而辭朕何其過哉

新除戶部侍郎季陵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周官以司徒致天下之財而冢宰均節之其權可謂重矣後世惟鹽鐵領于丞相而出納之要實總地官自軍興以來調度百出則戶部蓋兼蕭何劉晏之任迺者官缺頗難其人以卿詳練精明神無滯用通于世務所至可稱悉付利權僉言惟允亟供爾職何以辭爲

新除吏部侍郎李正民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孔子之門雖文學政事別爲二科然西漢名臣列于九卿者未嘗不以儒術飾吏事也卿文章爾雅直諒

多聞獻納之餘敏于從政乃擢天官之貳俾專銓綜之權命出惟行毋煩遜避所請宜不允

起復中散大夫試尚書戶部侍郎兼權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李迨乞持餘服不允詔

朕屬艱難之運須濟辦之才不究利源孰資軍實以卿通明無壅更練已多茲升禁近之聯俾貳劇煩之部當趨邦國之急暫輟家庭之憂勉服攸司毋庸有請

新除吏部侍郎綦密禮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天官之職人物綜焉南渡以來法隳吏弛思得能者以振頽綱卿識照幾先才周世用見聞殫洽知祖宗沿革之宜學問精深得師友淵源之正比借才于銓筦果騰譽于簪紳灼見所長就加茲命舉直錯枉佇成平允之功辭尊居卑宜略謙沖之禮

新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綦密禮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卿有裴馬之才高崔之學徧儀禁路蔚有能聲茲求便私殊惜而去西清之秩惟以寵行往重郡符何辭之有

浮溪集卷十四

浮溪集卷十五

宋

汪

藻

撰

內制

梁丞相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昔在舜禹舉賢自輔非臯執麇非益孰贊然未嘗與民  
道其所以當為相之意而民自孚焉蓋至于商周然後  
弼曰帝賚佐曰天生以神其事而播之于眾雖濟川補  
袞功光前人而四代之風于斯別矣卿學優聖域才冠  
倫魁質諸卜筮而不疑編諸方冊而無愧問朝問野人

皆曰賢今茲召卿來歸朕見之曰此予輔民間之曰此  
 吾相尚何待疏霖雨之命賦清風之章而後能鼓動于  
 中外也哉而卿尚秉謙光未服厥位則是上未能體朕  
 之意下未能副民之情恐非朕與斯民所以望于卿也  
 夫僂偃而共命者辭遜之末節宥密而基命者弼亮之  
 遠圖渙號已孚控辭勿再

王丞相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朕觀于易至恒之象

案原本因避宋真宗諱凡恒字皆作常今遇引用經史語悉更正

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夫恒之六爻惟九二悔亡者以其

能久中也蓋九陽德二臣位秉堅純之德處通顯之位  
 而能久中道則何有悔哉在真宗時則有若王曾確守  
 勁節徧更重任而至誠無息故能輔政之久到今稱焉  
 此殆有得于恒九二之義也卿以諒友端朝之望雋明  
 康世之才自代綸言預機政以至為相于茲十載而事  
 朕蓋猶一日朕方照臨百辟灼見乃心茲用冠于宰廷  
 益資遠業而卿迺未即祇命尚爾控辭夫遜于稷契臯  
 陶蓋重亮于舜采然有若散闕宮括亦均迪于文彝其  
 懋經綸勿復有請

辛企宗辭免御營使司都統制不允批答

朕以卿忠義沈雄得其家法為予敵愾所向有功茲升統督之權將責扞防之事懇辭之語豈朕欲聞

賜士儂辭免宗司不允批答

朕嘉周詩常棣之華念漢室葭莩之弱欲司屬籍當得宗英既加委任之專應有褒崇之渥乃錫綠綈之詔俾乘夏象之車理亦宜之人誰議者固守謙沖之志豈昭敦睦之誠

賜士儂辭免檢校少保不允批答

朕以卿宗室儀型之老閱天下義理之多乃升執帛之聯式重維城之寄胡為難進每欲固辭當勉拜于思書毋再形于遜牘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上表乞遵隆祐皇太后

遺誥服朞允批答

朕惟隆祐皇太后體柔明之德履屯否之期擁佑朕躬厥恩甚大昊天不弔奄棄宮闈追攀無從欲厚之報雖喪與其易也寧戚固合從隆然禮稱情謂之節文又當知變封章來上有槩予心勉奉遺音茹哀何極所請宜



允

文武百僚范宗尹等上表請皇帝聽政不允批答  
朕聞哀所貴者稱情喪不容于二事此先王制禮以厚  
人倫而自天子達者也迺者東朝棄養朕念夫保佑之  
恩欲極其報禮顧有制而不得爲者方用怵惕靡寧于  
心豈有儼然在喪服之中而可以輒治他務者乎當宁  
而躬萬幾之煩非惟不安蓋亦未暇所請宜不允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再上表請皇帝聽政允  
批答

朕自罹東朝之變不能食事者數日庶以有餘之哀補  
其不足之禮而卿等屢以四方未靖萬幾不可久曠爲  
言朕亦安敢背先王制禮之意而失俯就跂及之中乎  
所請宜允

范宗尹辭免右僕射不允批答

朕履國家之否運思得天下之奇材以卿粵從布衣早  
有人望屢擊權臣于方用未嘗奸利以微名每陳治道  
之可行無不曾文而切理洎擢參于大政尤灼見于所  
存一意盡公羣倫皆理乃付巨川之濟用符巖石之瞻

制誥一頒搢紳相慶佇卿行志知國有人謂當承命以周旋猶復抗章而遜避惟此舉而國無陋矣今何時而卿辭位乎勉究良圖毋庸再請

新除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范宗尹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惟治亂兩途未有不由于用相君臣一德相逢鮮值于同時卿識遂而才全謀深而器遠學古人之至要言天下之大公間于朕心非止今日故擢司風憲升預政機將觀所長不次而用而卿性資天至議論日新言其

重厚則如倚太山而坐中原語其疏通則若駕輕車而就熟路乃布大號任之不疑卿當圖羣策以兼收念寸陰之可惜立規模于素定應機會于方來輔成再造之基同享無疆之福此則盡卿致主之術而成朕知人之明也亟上封章百辭奚益

新除少保尚書左僕射呂頤浩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朕惟漢唐中興莫盛于宣帝明皇之時而魏相姚崇爲之佐是二人者皆以廟堂不世之才應天下無窮之變

用能易亂爲治卽危爲安勲業巍然照映今古朕甚慕之迺者國家蓋多故矣朕念齷齪拘攣者不足以圖今日之事思得英偉大度之士幹旋于談笑之間庶幾折衝解紛無愧前哲卿宏博彊敏出于天資粵從外遷甫期歲耳而人無小大皆有裏言乃登元宰之司仍進貳公之秩茲實慰中外之望而非朕私卿也古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豈不可爲而當止之時耶其勉修良規濟朕鴻業控避之禮毋庸再三

王綯第一表辭免參知政事不允批答

朕遭時多艱涉道尚淺緬懷鴻業未知圖濟之方思得眞賢庶任仰成之責以卿學兼今古節貫險夷徧歷禁塗通知世務惟此延登之亟出于試可之詳僉曰汝諧何辭之有

王綯第二表不允批答

朕惟有邦圖治之難嘉前古得人之盛乘變故搶攘之後求剛明篤實之材以卿夙擅儒宗蔚爲國器徧儀臺省積有歲時亟升廊廟之班實賴股肱之力茲爲僉允非朕爾私謂當勉彊以赴功奚乃頻煩而稽命

杜充第二表辭免同知樞密院不允批答

朕遭世多艱臨川望濟求賢靡獲當饋興嗟以卿負天下之奇才明古人之大略兩京之績四海所聞茲擢預于幾微庶稍寬于憂顧朕志定于召卿之始卿謀期于弼朕之成衆論皆然屢辭奚益

新除參知政事李回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

批答

朕錄德而定位量能而授官自一命以上必審稽功實未嘗以名器假人也況從容帷幄與朕日圖天下之事

者乎卿學通淵源世習臺閣預政未幾赫然有聞擢諸樞機之廷付以丞弼之任惟九德咸事旣灼知之已詳雖三命滋恭豈牢辭之可免趨體朕意毋虛厥官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朕照臨百官蓋率此道以卿天資警敏洞達古今負剛明之才操卓至之論從容獻替有益于時自升臺諫之聯旣閱歲時之久朕于卿志可謂灼知卿爲朕庸固已素定豈于今日

乃復可辭往卽厥官無煩辭費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上表請皇帝御殿不允

批答

傳曰喪事欲其縱縱爾故騷騷爾則野所以辟不懷也  
朕旣不能遂服以畢期年之哀顧纔閱旬日卽負展以  
見羣臣而忘親恩之報天下其謂朕何便座疇咨治固  
無壅必御正守誠非所安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

斷來章批答

朕惟人君知其臣之可庸故委以心而不貳人臣知其  
君之可輔故極其用而不辭此先主任武侯而張良從  
高祖皆終其身而不去者也卿自居臺諫之聯朕已有  
用卿之意況今預政滋久結知益深乃于序遷之命而  
諄諄以辭乎卿其畢精籌維圖所以報國者廉退小禮  
失奚足爲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綯上  
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于羣臣無所不用其至亦無所不用其恩蓋有取于

孟子手足腹心之意況卿奉事帷幄歷年于茲直諒多聞仰成非一以禮進退雍容可觀疏恩雖隆是謂宜稱與其屢形遜贖伸冲素之懷孰若體朕誠心服休嘉之命

周望第一表辭免簽書樞密院事不允批答

朕惟天下之事常患于能者不使爲而爲者非其人故自艱難以來寤寐豪傑幾于一遇其真以卿有功名之心兼文武之器自予初載徧歷險夷師勝來歸國人屬目乃從輿望擢寘機庭謂卽慨然協圖康濟抗章牢避

豈朕意哉

周望第二表辭免不允批答

朕惟明君越資而用雋所以致天下之材志士愛日而就功所以趨國家之急以卿清剛有守明銳敢爲予于旬日之間任爾以本兵之重卿而不用尚欲何求胡抗奏以力辭旣喻懷而復請毋堅所執勉副朕知

滕康辭免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

批答

朕惟古者扶危持顛之世必有任重致遠之臣天爲時

生國因人定比講成屯之策暫分臺省之權資碩輔之  
經綸扈慈闈之跋履求之至矣今乃得卿謂聞命以辦  
嚴反辭榮而繼請勉遵朕指勿復有言不允

劉珪辭免吏部尚書不允批答

朕以卿有老成之風精人物之鑒典司銓部縣歷歲時  
檢梃吏姦衣冠所賴進居其長孰曰不宜方期勉卒于  
前功胡乃力辭于新命往祇厥職副朕仰成

賈讜辭免寶文閣直學士不允批答

朕以卿性資明銳風力敏強厥望在人以憂去位惟朝

廷之治方嘆于才難則門內之恩宜從于義奪趨膺成  
命勿復牢辭

劉錫辭免熙河路安撫使不允批答

朕以卿屢稟廟謨習知邊鎖方時多故未寬西顧之憂  
藉爾一行特付中權之任茲爲優眷倚俟壯猷何爲固  
辭殊拂予聽

新除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依前神武右  
軍都統制張俊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卿以整暇提軍以忠勞衛國逢時艱棘屢立戰功旣外

禦于寇戎亦內銷于姦宄茲還表著彌尙撝謙乃申帶礪之盟益重腹心之寄義無反汗何以辭爲

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張俊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披荆棘以立朝廷聽鼓鼙而思將帥賞無妄予輕重  
眡功以卿闕屢聞搢紳有紀乃頒異數用示至公胡  
爲執謙久而未拜往祇朕命勿復重陳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  
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朕惟寇入中原憑陵不思而吾將士曳兵棄甲習以成  
風斬將擐旗未之或見每懷及此朕甚恥之卿秉忠謹  
之心厲梟雄之氣屯兵要害邀擊其歸大振軍威殺傷  
過當殊方震疊知國有人師勝來歸搢紳屬目凱歌大  
獻宗社安榮卿而不褒尙欲誰賞雖恥論功伐卿能師  
馮異之謙而有功見知朕安可廢文王之信往祇新命  
勿復固辭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  
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聞古人于將帥有功者聽鼓鼙而思指帶礪而誓或  
銘之鐘鼎或載之旅常非欲寵私其人所以令天下而  
使人知勸也卿爲王敵愾斬敵陷堅立志梟豪策勲奇  
偉乃頌異數以告諸朝卿而力辭義則高矣以此示後  
人將謂之何其聽朕言勉膺成命勿使國家有吝賞之  
名而蹈印劄不予之戒也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上表辭免  
恩命不允批答

朕惟袞鉞之班實兼文武之任累聖除授必求其人卿

旣東朝之近親復有搢紳之秀譽爰攷輿論錫之贊書  
胡爲謙沖屢以情諭成命已出豈容復回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再上表辭  
免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傳曰親不失其爲親故不失其爲故卿昭慈近屬才行  
有聞艱難之時事朕初載可謂親且故矣視儀三司誰  
曰不宜渙號已孚百辭奚益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再上表請皇帝御正殿  
不允批答

朕嗣守洪業五年于茲其在危疑之中所以扶持而全安之者繫太后之力日冀光復駕旋舊京正東朝之儀極天下之養而慈訓中奪煢然無依茲朕用摧割于中而悼其志之弗遂也今甫終易月之制耳乃欲釋哀御朝遽見百辟雖有彝章可攷豈朕所忍哉所請宜不允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三上表請皇帝御正殿

允批答

朕惟先王之于喪紀因親疎隆殺之宜而制爲之極行道之人皆弗忍也今慈訓日遠與其追不及之養而致無窮之哀孰若安宗社奉遺言而存天子之孝哉羣公之請至于再三敢徇至情以隳彝制所請宜允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

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于國盡忠以功受賞屢形遜避殊拂眷懷命出惟行勿庸再請

韓世忠告敕口宣

卿振旅還朝執俘告社厥有疇庸之典是爲希世之恩往服寵褒益圖忠報

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批答口宣

卿五年去國千里造朝乃升樞筦之司將付腹心之寄  
往祇新命勿復固辭

撫問韓世忠口宣

卿肅提精銳親冒險艱力輸敵愾之忠坐致執俘之眾  
宜加恩撫用示眷懷

新除少保尚書左僕射呂頤浩上表辭免恩命不  
允口宣

卿入造行朝廷登元宰豈特搢紳之願實爲宗社之休

往服攸司毋稽朕命

撫問呂頤浩等口宣

卿等分國顧憂暴師遐外方屬炎熇之候有勞綏馭之  
懷特遣信臣往宣至意

賜呂頤浩銀合茶藥并撫問一行將佐軍兵等口  
宣

卿等肅提有衆躬討不庭當冰霰之蕭辰涉江湖之遠  
道特馳摯御往示湛恩

范宗尹辭免右僕射恩命不允口宣

卿比符輿望進陟冢司方觀遠大之規模用濟艱危之機會已揚渙號難徇撝謙

新除通議大夫守尙書右僕射范宗尹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比緣才望入秉事樞安危由此以坐分中外翕然而相慶趨圖成效勿復固辭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絢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力辭機要願卽安閒乃疏尤異之恩用示老成之眷

亟膺茲渥無事于辭

新除參知政事李回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受天英氣爲國老成比膺顓俊之除屢貢辭尊之懇往祗懋渥難徇冲懷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雖奉詔除未離機省乃布由衷之懇願還渙汗之恩成命已頒忱辭祇費

滕康辭免權同知三省事不允口宣

卿總提臺省遠去朝廷顧委任之非輕豈異辭之可免  
往思長算協濟危機

韓世忠辭免恩命不允口宣

朕以卿有功來歸邦國同慶賞雖甚渥人則宜之成命  
已頒豈容反汗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  
上表辭免恩命不允口宣

卿執俘獻社祇召還朝乃頒國賞之醲用表戎昭之果

褒揚非過遜避奚為

撫問劉光世等口宣

卿等總提貔虎控扼襟喉茲適屆于嚴凝當不無于暴  
露勉殫忠力用副倚毗

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張俊再上表辭免  
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屢立戰功宜加勇爵爰頒渥惠用獎忠精亟體眷懷  
毋煩遜避

撫問張俊口宣

提兵伐叛為國除姦遄驅方警于前茅迅掃遂成于破  
竹特馳信使往布殊恩

撫問王夔一行將佐仍賜犒設口宣

卿等身更累戰力勦羣凶當鬱蒸炎燠之辰有暴露夷  
傷之苦爰頒厚錫以示殊褒往究前功毋忘至意

撫問韓世忠等一行軍兵將佐口宣

卿等遠從江介祇護沁園惟道里之阻脩有風寒之匱  
薄宜加慰撫用示眷懷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上表辭免

恩命不允口宣

卿比用懿親特加徽數允協褒崇之典乃與謙挹之懷  
往卽厥官毋稽朕命

孟忠厚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奪服倚虛視儀揆路雖忱辭之屢罄固渙號之難回  
其服殊榮以昭厚報

閣門賜孟忠厚告口宣

朕永懷慈壺追錄外家乃升肺腑之賢進視機衡之秩  
往服贊書之寵永為慶閎之光今賜卿告想宜知悉

賜呂頤浩茶藥口宣

卿遠拏舟楫來覲闕庭復瞻元老之儀刑嘉與羣工而  
慰喜乃因迎勞申錫珍芳其疾而驅以承予睠

撫問呂頤浩王夔楊惟忠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躬率軍鋒志清江介賊勢旣窮于不戰王靈遂暢于  
無垠宜錫珍芳用昭眷獎

撫問呂頤浩朱勝非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頃護諸將肆征不庭爰迅決于天誅遂肅清于江介  
錫以珍芳之劑昭吾眷禮之誠今差某官傳宣撫問并

賜卿銀合茶藥想宜知悉

浮溪集卷十五

浮溪集卷十六

宋

汪

藻

撰

內制

左武大夫成州刺史京畿提刑兼權京城副留守

趙倫武德大夫忠州刺史京西南路提刑權知唐

州胡安中獎諭敕書

敕趙倫唐州境內措置保守一方軍民安堵及道路梗  
阻之際差人遠赴行在奏報金人動息備見忠勤事爾  
肅提有眾退保一方當橫流奔潰之時抱孤立激昂之



志扞防凶慝紱靖荒餘忘道路之險艱想朝廷于悠遠  
乃錫命書之寵亟躋朝著之崇緬想忠誠惟深嘉歎故  
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郢州曹成武功大夫貴  
州團練使知復州李宏并一行人兵獎諭敕書

救曹成并一行人兵爾等昨遭戎馬之亂離親帥國人  
之豪傑家雖罹禍義不受汙冒兵祿以直前慕王靈而  
力戰旋投帥幕假守山城既定荒餘之區恥從專輒之  
命遠騰奏牘自拔歸朝載惟多故之時能盡事君之義

宜加顯秩并錫真符俾乃撫于州民得上通于王所往  
提有衆各堅忠義之心毋使此方遂作華離之域款誠  
備見嘉歎不忘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  
否遣書指不多及

李齊一行軍兵等獎諭敕書

救李齊并一行軍兵等朕惟海岳之區久服侵陵之毒  
王靈靡及戎德無厭爾等合閭里之諸豪冒干戈而力  
戰其行莫遏所向有功遂摧席勝之凶頗獲提封之舊  
爰加勇爵用表軍鋒俟登井賦之輿圖其上師徒之閱

閱緬聞忠烈良用歎嘉除李齊先次給告授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外一行軍兵候收復到郡州具功績申尚書省取旨褒擢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知信州李尙行等獎諭敕書

敕李尙行等省所狀申據宣撫處置使司前軍統制軍馬帳前使臣孫德狀專差前來信州等上饒縣取本司參議王以寧所寄官告物帛等其本州未敢便行給付更合取自朝廷指揮施行事昨遭時艱靡吝爵賞懼申

覆或差于機會故出征多付于便宜豫錫贊書俾專除命逮循常之旣久與擅爵以無殊每念其非未知所革爾等居官詳練臨事敏明能上體于朝廷知不輕于名器屬觀敷奏良用歎嘉今信州將上件告等盡數申納尚書省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權荆湖東路副總管馬友  
并一行官兵等獎諭敕書

敕馬友并一行官兵等比者劇盜憑陵遐方震擾汝等

忠能徇國勇不顧身帥名義以直前拚凶徒而鏖擊國威大振賊黨幾殲覽書備見于忠勤當宁不忘于嘉歎除馬友特與補正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差權荆湖東路副總管候擒獲孔彥舟與正差其一行官兵仍令馬友先次開具實立功人申本路安撫司保明開奏當議優異推恩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熱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從義郎張琪等獎諭敕書

朕惟敵暴中原民亡本業慨然西顧寢饋不寧爾等奮哀鄉社之豪圖復土疆之舊歸吾方伯願備行間忠義可觀歎嘉何已

漢陽軍荆湖東路招撫使馬友獎諭敕書

敕馬友省所奏進奉天申節功德疏并銀五百兩事具悉卿當艱難之時膺遐外之寄兵革充斥道塗阻脩乃記誕彌之辰具輸方貢之物載于忠實獨冠等夷知憂顧之可紓覽奏陳而興歎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武義大夫忠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襄陽府鄧隨

鄂州鎮撫使桑仲獎諭敕書

敕桑仲朕惟邊圉不寧中原失馭凡王靈之靡及皆寇  
虐以顯行汝盡節朝廷有功江漢見姦人之專殺用國  
法以成禽坐使羣方肅然知畏刻章來上良用歎嘉故  
茲獎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趙公謹獎諭敕書

敕趙公謹等省撫州狀契勘本州據管下金谿縣申爲  
饒州信州界內有事魔賊徒王九十二殺人放火去本  
縣界甚近州司差撥巡尉等前去把隘據知金谿縣統

領把隘所郭玠等申魔賊侵犯金谿縣卽時統率弓兵  
鬪敵殺獲賊級等事迺者妖眚亂常干紀一方騷動民  
不奠居爾等冒險直前以誠許國提軍力戰反賊伏辜  
道路清平城郭安堵旣備知于忠誼顧何愛于寵褒詳  
覽奏陳惟深嘉歎其弓兵等仍仰本州量功力等第特  
行犒設一次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冷汝等各比好否  
遣書指不多及

青州劉洪道獎諭敕書

朕惟全齊沃衍之區遭強寇憑陵之毒連城莫守毀節

相望卿挺志孤堅奮身忠勇以闔境凋殘之後于橫流  
奔沸之中哀集兵民指揮將帥揜羣兇而鑿擊捄一路  
于阡危將乘其鋒悉復諸舊載披來奏深用嘆嘉

戒諭劉洪道敕書

爾履百戰之軍鋒保一方之生齒迄臻寧謐備見忠勤  
然方面之權豈容或二軍中之令尤在至公必洽輿情  
方收羣力儻習因循之弊坐乖綏馭之方無以禦戎便  
成誤國其體倚毗之意無從牽制之私

戒諭李逵宮儀張成等敕書

敕李逵等朕惟疆寇憑陵山東震擾保此數州之地皆  
而諸將之功雖在艱難頗寬憂顧今還洪道制置之節  
付宮儀濟南之符并召閭臯來朝行在率掄材而顯用  
非因事而有他爾等夙著忠誠各膺委任宜互傾于肺  
腑以同獎于朝廷速底成功是爲報國

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路諸州軍撫諭敕書

敕開封府等官吏軍民朕惟中原耕稼之區遭疆寇侵  
陵之毒百城相望無復炊煙三壤雖存鞠爲茂草每興  
言而及此輒回首以愴然使民喪亂以無歸皆朕菲涼

之所致幸昊穹之悔禍偶邊鄙之息肩顧乖離蕩析之餘宜還定拊循之急故令方伯就布詔恩爾其勉率族姻歸安間里庀錢鏹而觀銍艾雖未能卽及于周詩賣刀劍而買犢牛庶或可漸成于漢俗亟臻寧謐用副焦勞故茲撫諭想宜知悉夏熱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麟府等州撫諭敕書

朕惟中原俶擾並塞繹騷古稱河外之區世作朝廷之屏雖拜戎之不暇終固圉以無他繫兵民竭力于保邦亦官吏有謀而綏衆尙殫忠盡無負顧憂

范溫等撫諭招收敕書

救范溫等省所奏今來京東路登萊等州似溫等諸頭項忠義之人不少緣未知車駕駐蹕息耗未肯前來伏望給降海行撫諭付溫等招收併力勦金人事具悉朕昨遭左衽之侵頗失中原之馭凡承平之故俗皆隔絕于殊邦按圖以思當饋而歎茲暫留于越嶠悵尤闕于齊封乃聞英豪多率徒旅堅塢壁以自守冒干戈而直前懷祖宗涵養之休恥讎敵服從之醜嘉汝能爾爲之

慨然爰頒惻怛之書用示綏懷之意其懋合并之力以圖興復之期趨掃邊塵永同文軌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涼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南平王李乾德嗣子陽煥弔祭敕書

卿藐居要服夙慕華風方嗣守于世封願入輸于方貢載惟誠款良用歎嘉

賜大食國敕書

敕大食國王姓名汝分藩遐服率職中原比緣兵禠之交致阻詔函之達緬惟恭順兼受福祥茲臨風露之辰

益慎寢饗之節賜汝某物至可領也

河南府官吏軍民撫諭敕書

朕惟澗瀍之墟陵寢所鎮隔絕多事侵尋累年慨然永懷憂或忘食汝等固守巖邑盡誠本朝屢收鏖戰之功頗獲款降之衆忠勇如此嘆嘉久之尙益謹于折衝俾少寬于軫慮爰因來使申諭至懷

鎮潼軍官吏軍民道士僧尼耆壽等示諭敕書

朕以孟忠厚太母近親中朝雋望蚤參華于法從旋疏渥于齋壇比緣慈壺之傾欲厚外家之報相攸吉壤庸

示湛恩乃升槐鼎之聯移鎮河山之會想汝提封之衆  
知吾懿戚之臨將比其休溥同茲慶今特授孟忠厚起  
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進封東  
海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故茲示諭  
想宜知悉

潭州官吏軍民等撫恤敕書

朕惟強寇憑陵東南震擾長驅騎壻奄及湘城方薄壘  
以來攻至淹辰而靡息爾等明于分義屬此艱危雖巧  
讒之百端終堅持于壹意逮金湯之失守猶夙夜以輸

忠躬履軍鋒晉之極口力爲巷戰奮以忘軀因奏牘之  
來陳想忠誠而嘉歎

臨安府民兵撫恤敕書

敕臨安府民兵等省本府奏自金人攻陷府城內外民  
兵併力拒敵血戰五日方始城破又緣諸縣村保防護  
嚴密往往多被掩殺緣此怨恨臨行之日焚燒屋宇城  
郭一空比之其他殘破州郡被禍尤酷實可痛惻欲望  
優加撫恤事朕惟左衽之憑陵奄及東吳之都會爾等  
挺身禦敵爲國忘生率其忠義之豪挫彼侵陵之暴逮



逾累日方失堅城凡分塢壁之屯皆奮兵戈之銳緣茲厚毒爲我深仇洎敵騎之旋歸舉民居而焚蕩靡思人怨而神怒惟務井堙而木刊言念吾民重罹此禍眷瘡痍之未復每寤寐以興嗟已遣守臣往宣恩意其各從于安集以同待于承平故茲撫恤想宜知悉

福建路轉運提刑獎諭敕書

朕比緣國步之艱越至海隅之阻爾等忠能體國志在紓邦前期哀經賦之常倍道助行朝之費憂思及此嘉歎久之

蔡州官吏軍民等獎諭敕書

朕惟覺發強鄰祲纏中國凡版圖之生齒皆魚肉于兵戈爾等雖隔朝廷各懷忠藎堅一心而胥誓保千里之提封遠慕王靈來輸誠款譬橫流奔潰終砥柱之不移如烈火方炎獨精金之常在載觀敷叙良用歎嘉

興國軍知通以下軍兵將佐獎諭敕書

敕興國軍知通以下軍兵將佐等省李宜申汝等願以死守盡節君親遂得一境安帖悉無二心以免殘破事比者敵兵犯吾江介繹騷千里旣恃衆以阻威震動列

城多望風而毀節爾等天資忠義志在君親雖巧說之  
百端終堅持于一意顯誅來使卒保提封唐郡皆降惟  
平原之能守齊城既下恃卽墨以復興惟爾之功何慙  
于古載披來奏良用歎嘉

荆南府唐愨獎諭敕書

朕申傲邊虞載除戎器將兼收于方貢用大振于軍聲  
爾才裕守藩誠深體國首備方船之載豫期給仗之頒  
旗幟精明有周帛織文之盛戈鋌犀利得楚金冶之  
良緬想忠勤不忘嘉歎

萊州張成進天申節禮物金銀獎諭敕書

朕惟東萊隔絕于兵久不爲郡乃紀誕彌之月遠輸貢  
篚之珍自非誠悃之確然安能駿奔而至此載觀來奏  
嘉歎久之

朝散郎提舉淮南西路茶鹽公事許大年并本司  
官屬獎諭敕書

迺者烟塵蔽于淮甸分塗并進破壘相望凡當寇虐之  
衝鮮保忠誠之節士而至此朕甚傷之爾等或領國使  
華或爲人官屬雖遇稽天之暴訖無離局之私敷奏旣

聞歎嘉何已

神武前軍統制王瓌等獎諭敕書

敕王瓌等省所狀生擒胡少隆胡木香解赴朝廷事具悉迺者姦宄之民干吾典憲爾等忠于許國聞命遄驅奮當軍鋒如報私忿擒其魁宿曾不淹辰坐令一方按堵如故載披來奏良用歎嘉

賜范溫等獎諭敕書

敕范溫等省所奏契勘金兵初渡黃河溫等便遁居牢山繼聞本路投順遂集忠義乘船入海據守福島山東

既下北軍于登州黃縣萊州小高濰川昌邑密州鑿山及泲膠河兩岸深溝高壘分屯人馬督責州縣括刷錢糧討擄鄉村拘牧牛馬老稚離散田野荒蕪民不聊生無以赴愬溫等雖尋常上岸或稍綽遊騎或攻劫營寨勦殺多人誓竭忠節本軍凡遇金人接戰內有得功之人別無犒賞遂量功績逐急借補加轉官資伏望將已借補之人給付告劄補正官資事具悉朕惟強寇長驅全齊不守凡妖氛之所被如滄海之橫流汝志存忠誠恥附汙逆乃前期而避銳徑率衆以乘危隔絕朝廷荐

更歲籥偶使擅之及境附奏牘以披誠志節如斯古今誰及爰峻加于爾秩仍徧錄于有功其共復于予封以卒成于汝志

獎諭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

敕趙文昌等省知審刑院齊恢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以前下寺公案全已斷絕無見在事朕初嗣服德化未孚永念元元多罹狂獄汝等並膺選擢任茲讞疑能勵厥官以無留事覽奏歎尚不忘于懷

浮溪集卷十六

浮溪集卷十七

宋

汪

藻

撰

謚議

恭上隆祐皇太后謚議

臣伏奉敕命禮部狀據太常寺申今來大行隆祐皇太后崩合差謚議官差臣撰謚議者臣謹上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以函六氣而熙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儷宸極者后也所以奉宗社而隆化基故古之母儀天下者生也薦之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

代尚矣靡待而詳在漢則明德和熹著稱于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後皆所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管之輝巍巍乎與帝德並隆不可貶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柔明之資粵自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旂常紀之其澤深慶綿用集我太母惟我太母基迹元祐嬪于秦陵逮事宣仁欽聖兩宮稟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含洪廣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家二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莫知所圖我太母

起于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大寶授之聖明當方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不能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林元凶闢朝宥自內作天下之勢甚于綴旒我太后投袂而履禍機立談而銷逆祲坐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免塗炭雖媯皇以鍊石補天不能過也既勲猷崇極如此而乃抑華敦儉率禮蹈和塞私謁之塗裁外家之寵清淨謙沖而以道爲本沈潛剛克而與神爲謀擁佑聖躬殫誠盡愛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方期清我甸服

駕旋舊京虔奉翟車謁款宗廟極四海之養卽東朝之安而昊天不辰禍結慈極親蠶告畢方開盛夏之祥隙駟難留遽揜長秋之御茲天子追慕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遊之不返雖遂服不可勉從朞歲之喪而興哀無時每過舉音之節由是命有司攷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于神明節以四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謚法明德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曰烈若乃兩值時變當陽御簾基圖旣安卽復明辟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德有功耶寢

興焦勞言動懇惻冒風濤兵革之險濟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子耶察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親庶政以任溥天之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智耶中微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室之從容房帷密幹鴻造非安民有功耶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而皇后之諡則請之于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況我太后盛德元功負無前比豈承學之臣所能擬議意者必受成于宗廟爲足以對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諡議宜以祖宗之

命錫之曰昭慈獻烈皇后臣謹議

策問

試館職策題一首

問王者之有天下一曰創業二曰守文三曰中興而議者以守文爲易創業次之中興爲難周之宣王漢之光武晉之元帝唐之肅代皆中興之君也其一時所用豪傑國家恃以爲廢興存亡者蓋粲然于今有不可揜者矣宣王所任者仲山甫光武所任者鄧禹元帝所任者王導而肅代無聞焉然唐卒復舊物與周漢竝隆而元

帝立國之基顧反不及之者何也或謂唐所以中興者李光弼郭子儀之功然是二臣者皆武夫提兵未嘗得預廟謨之勝者也亦可與仲山甫鄧禹王導比耶光武之諸將未必皆爲李郭下者而後世以再造漢室禹爲元勳觀禹暮年威望亦少損矣而耿賈吳祭之徒卒不敢與之齒者豈有說乎主上系隆大統求賢如不及將屈羣策復中原凡在朝廷者于康濟之畫所當講求而獻也敢問四代之君任人之方與其將相救時之術孰得孰失孰可以爲法于今孰于當時有遺恨而可爲後

世鑒者願悉著于篇毋隱

序跋

題說書  
後附

蘇魏公集序

所貴于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羣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爲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敘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于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揚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之際爲最詳簡雅而閎深若無以異乎西

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于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牆殆冠履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于前歐陽文忠公繼之于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于古而無遺恨矣蓋吾宋極盛之時也于是丞相魏國蘇公出焉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于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于文者豈



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覆而極于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詳而本于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于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歷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浮而己媮薄與軻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為華夷魯衛錄書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今攷其書信然則公之他

文可知矣公歿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集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奏章疏誌銘雜說若干使藻預觀焉藻少習公文以不獲拜公為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謹識其端而歸其書于蘇氏紹興九年三月十五日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注藻序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六經惟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賞刑何以為國此書

之所以作而爲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褻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爲殊絕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受之立爲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于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置疑于其間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

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窅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冥思而力探之于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人務其己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爲非弟子而以師說爲愚況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蓋不爲無人然一時章分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吳園先

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爲也吾嘗以諸國縱橫列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矣當令子見吾書余未及受而先生亡未幾先生之書盛行于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其見于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哉雖然以此書攷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紹興十年七月門人汪藻序

鮑吏部集序

括蒼鮑欽止既卒若干年其子延祖始哀欽止之詩爲小集若干卷屬藻序藻爲之言曰古之作者無意于文也理至而文則隨之如印印泥如風行水上縱橫錯綜燦然而成者夫豈待繩削而後合哉六經之書皆是物也逮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自成爲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弘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爲一況凌夷至于後世流別而爲六七靡靡然入于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遠矣本朝自熙寧元

豐士以談經相高而黜雕蟲篆刻之習庶幾其復古矣然學者用意太過文章之氣日衰欽止少從王氏學又嘗見眉山蘇公故其文汪洋闕肆粹然一本于經而筆力豪放自見于馳騁之間深入墨客騷人之域于二者可謂兼之自黃魯直張文潛沒欽止之詩文獨行于世而詩尤高妙清新每一篇出土大夫口相傳以熟余嘗恨未見其全書晚得此集讀之曰嗟乎欽止于斯文可謂毫髮無遺憾矣欽止諱慎由欽止其字也風度凝遠如晉宋間人談笑風生坐者皆屈家藏書萬餘卷率手

下雌黃非儻得其真不止故當時諸公交口稱譽且論薦之崇寧中天子召見者數人上獨偉視欽止即日除尚書郎居無何不合去出爲郡守部使者久之方嚮用欽止而欽止以疾廢于家矣故士大夫莫不惜其才不克施而見于世者特詩文而已也故錄欽止之生平大槩而併見之

呻吟集序

造物者輕與人以富貴壽考而重與人以令名自古富貴未嘗一日無人久生而長世者亦每每有之率澆然

與草不俱腐世初不知其嘗有是人也以童烏也而天以王輔嗣衛叔寶也而天以李元寶李長吉也而天是數子皆天才卓超非偶然而生游戲須臾之間已暴白于世如此較之久生長世者大都不過數十年之頃耳彼今安在哉而貽聲名以資說士者炳然至今雖垂之無窮可也使數子復生肯以此易彼乎元祐初異人輩出蓋本朝文物全盛之時也邢敦夫于是時以童子游諸公間爲蘇東坡之客黃魯直張文潛秦少游晁无咎之友鮮于大受陳無已李文叔皆屈輩行與之交雖不

幸短年而東坡以爲足以藉手見古人魯直以爲足以不朽无咎以爲足以追逐古人今呻吟集是也敦夫卒六十餘年而其姪總出此書于是敦夫之詩文盛行于時與黃泰晁張僉傳信諸公許可爲知言也嗚呼敦夫尙何求哉得此不悼不幸于土中矣

胡先生言行錄序

自孔子沒諸儒以學名家固無世無人而其間必有卓然名世者德與言稱當時師之後世尊之以漢四百年所得者揚雄以唐三百年所得者韓愈如董仲舒鄭康

成王通孔穎達之徒非無益于後世也仲舒倡災祥之說王通襲聖人之迹康成穎達守區區訓詁之文學者疑焉此二子所以歸然獨爲後世宗也宋興八十餘年至慶歷皇祐間儒學無愧于古矣當時學者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海陵胡先生爲師而先生之門爲最盛弟子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常數百人仁義禮樂之風藹然被乎東南公卿偉人由先生之門而出者接踵于時蓋數十年未已也熙寧以來學者非王氏不宗而先生之學不絕如綫矣然識者知其必興逮今天子一新

斯文力去黨錮之弊訪先生之後得其孫滌而官之繇是先生之學復振耀流通人人讀先生之書如慶歷皇祐時先生雖嘗再至京師爲太學官侍經天章閣而教授吳興爲最久其建太學京師也又嘗下吳興取先生之法爲法則吳興者先生之洙泗也紹興八年錢塘關注子東主吳興學而先生之孫滌在焉相與哀先生遺書將以布之天下慰學者之思得先生易書若干篇中庸義若干篇旣藏之學宮矣又錄先生言行若干條爲一帙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言君子小人雖賢否不同而澤之  
所施同乎有盡惟義理之在人心爲無窮雖傳之百世  
可也則先生之學復行固宜然子東所以求先生之書  
者豈徒爲循誦習傳而已哉將以美風俗新人材于是  
乎在可謂知先生所以望後世之意者矣紹興十年七  
月汪藻序

題竹林七賢圖

竹林七賢西晉之士也獨山濤王戎仕顯餘悉以其志  
終七賢之在晉猶管寧華歆邴原之在魏也士賤華歆

邴原而貴管寧者以遁跡遼東不立魏朝七賢高蹈竹  
林無愧于寧矣顏延年五君詠不數山王者豈無意哉  
此畫奇甚決非近世所能爲恨不得其人必有能辨之  
者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內批夜漏下不過十刻忽夜分有  
御封至私第公不啓封來日袖至榻前屏奏曰今中宮  
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儀非陛下本意  
有不得已者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以示同列仁祖首

肯曰姑置之妃卽追冊溫成后也當時于墓刻神道碑不敢書公薨百餘年公之曾孫右中大夫直秘閣堯始錄以示人嗚呼茲舉也天下之治亂繫焉文惠公不動聲色開悟轉移于談笑之頃一旦致其主于漢唐君之上使當時有秋毫容悅之心其失可勝計哉可謂仁人之言而一言興邦矣自古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子君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之間者也文惠公及此固社稷之臣非吾仁祖有從諫之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之大乎後世子此可以觀一時君臣之盛而爲萬世法

矣紹興十年十二月臣汪藻書

柯山張文潛集書後

右文潛詩千一百六十有四序記論誌文贊等又百八十有四第爲三十卷余嘗患世傳文潛詩文人人殊屏居毗陵因得從士大夫借其所藏聚而校之去其複重定爲此書皆可繕寫文潛名未譙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嘗爲宣潤汝潁堯五州太守又嘗謫居黃州復州最後居陳以歿其集以鴻軒柯山爲名者居復黃時所作也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黃魯直秦



少游晁无咎號四學士而文潛之年爲最少公于詩文兼長雖當時鮮復公比兩蘇公諸學士旣相繼以歿公歸然獨存故詩文傳于世者尤多若其體製數腴音節疎亮則後之學公者皆莫能彷彿公詩晚更效白樂天體而世之淺易者往往以此亂真皆棄而不取其采獲之遺者自如別錄云

跋東原集序

嘉祐六年先人爲泰興令歲大水民田與江通無從得食轉運使督秋輸不少貸諸縣皇恐聽命獨先人哀其

窮悉蠲之轉運使大怒文移如星火先人處之自如也其冬事聞詔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龔公鼎臣安撫淮南至泰州部使者皆從公立諸縣令庭下數之曰人飢不能自存而汝必得租爲民父母當如是乎泰興令可尚也乃會部使者郡守食堂上泰興令預焉且使交章薦之藻爲兒童時記先人之言如此恨不知龔公出處之詳後六十年至零陵得學易先生所書集序讀之歎曰龔公千載人也因知士欲行其志非得大君子無所知名反獲戾焉者有之況交薦之幸哉公于是能舉直錯

諸枉矣紹興二十一年三月男藻書

跋折樞密錦屏山堂圖

葆真居士小築于壽安錦屏山中趙祖文因畫居士泉石間以示其人物風流濟勝之具傳之江南人人把玩悠然想見其處并想見其人便覺斜川輞川去人不遠也

跋唐司農遇仙事

世傳陳希夷引一貴人見麻衣道者曰神仙無此骨也止堪作貴公卿耳蓋氣清而純陽者為神仙世人冒役

于聲利為積陰所乘何暇說遙興輕舉之事哉惟忠義凜然視死生如脫屣功行既滿必有不同乎人者仙者識之

跋鄭天和臨右丞樵舍秋晴圖

空如非能畫也胸中丘壑微見筆端而瑰偉絕人如此世間畫史取青媿白求象似于毫髮豈復有林巒湖海真趣耶

跋葉擇甫李伯時畫

若人云亡畫筆中絕使杜少陵見之當復有鄭公長夜

之歎耶宣和元年六月鄱陽汪藻借觀于寧國傳舍宣和初余通守宣城時擇甫官寧國出此畫書其後比自泉南移宣城過福唐擇甫復以示余則二十五年矣一覓如隔生事爲感歎久之紹興癸亥季春朔新安汪藻書

長興周如愚殖齋說

余少時喜之壟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焉苗之芃芃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嶷嶷然者若成人之愿而欲進也三過焉穡之肅肅然者若壯夫之

材而欲試也于是余三過而三有得焉曰嗟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曰吾于此致力焉進乎天時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未嘗食頃舍田而嬉于孺子也懼其仆日再視焉于成人也懼其汨日三視焉于壯夫也懼其搖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過也能腐之暘之過也能槁之吾而節之以吹澮之盈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也能淫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菑畬之深淺于是乎有稂莠之傷螟螣之裁吾認認然防之甚于盜賊之操戈入吾室也故吾常得歲

焉良農之耕其穫三勤也常農之耕其穫半怠也吾力  
 田于茲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木饑火旱之變汪子聞  
 而嘆曰善哉吾聞力田而得學者日新之道焉閔子馬  
 曰學殖也豈欺余哉長興周如愚闢便坐于其居之旁  
 而求名于余蓋有志于學者故余篆其楣曰殖齋而并  
 書其說以告之

浮溪集卷十七

浮溪集卷十八

宋

汪

藻

撰

范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  
 之間夫直之爲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  
 固守而力行之不爲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搖奪雖乘田  
 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充吾職卒而至于立國家定社  
 稷安邊境服羌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

里之外謂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爲類出于偶然不知公正素定于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自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爲于時其立朝如史魚汲黯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而不紀也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獄具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公公未嘗少

撓歸必記其往復辨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于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覺莘老爲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爲之師于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祀之而屬余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而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于唐世徒以爲

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爲撫其實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徵夏無且畫工爲無所愧安知後世不採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爲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不可以不書紹興九年六月記

嚴州高風堂記

古之王者取天下而天下歸之蓋其功成志得之時也

以功成志得而視士大夫皆可以爵祿致必有輕天下之心于是巖穴之間有人主不得而臣者出焉以唐堯之聖猶不能屈潁陽之高况其他哉夫士之所以自重如此非區區爲其身謀也予以厲世則百年之風俗繫焉漢之二祖皆以布衣取天下高祖之時有若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世祖時有若嚴子陵皆人主不得而臣者也園綺四人避秦之亂人商雒山待天下之定以高祖輕士善罵義不爲漢臣帝雖高此四人召之莫能致也嚴子陵亦厭新室之暴不肯辱其身逮光

武立猶披羊裘釣澤中雖三聘僅能一致而卒不爲帝  
留是五人者其出處豈不相類哉然園綺之徒晚從太  
子之招爲太子畫自安之策正國本于談笑而史不記  
其所終故西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以計行爲得而  
風節減于功名子陵本帝故人旣物色求之而來高臥  
不朝帝爲親幸其館漠然不應譙三公若奴隸然望印  
綬麾而去之終其身退耕于野故東漢之士聞其風而  
慕之者尙風節而以功名爲不足道大抵園綺之徒學  
伊尹子陵學伯夷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曰我何以湯之

聘幣爲哉卒以憂世幡然而從湯伯夷遭周武王之君  
猶以爲薄竟不食粟餓死首陽之山故孟子曰伯夷聖  
之清伊尹聖之任又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  
志子陵世家富春旣歸耕于家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  
瀨奉祠千餘年不衰今釣瀨并臺俱存而富春之境析  
爲嚴州紹興七年吾友董弇令昇爲是州朞年政成乃  
爲堂于州治之左日從賓客觴詠其上而名之曰高風  
以景慕子陵之賢且立文正范公所述祠堂之碑于其  
旁而求予文爲記令昇可謂能尙友千古矣令昇清介

有守觀其所慕足以知其爲人故余述子陵出處大概以告令昇而使并刻之紹興九年六月記

翠微堂記

山林之樂士大夫知其可樂者多矣而莫能有其有焉者率樵夫野叟川居谷汲之人而又不知其所以爲樂惟高人逸士自甘于寂寞之濱長往而不顧者爲足以得之然自漢以來士之遁迹求志者不可勝數其能甘心丘壑使後世聞之翛然想念其處者亦無幾人豈方寄味無味自適其適而不暇以語世耶至陶淵明謝康

樂王摩詰之徒始窮探極討盡山水之趣納萬境于胸中凡林霏空翠之過乎目泉聲鳥哢之屬乎耳風雲霧雨縱橫合散于冲融杳靄之間而有感于吾心者皆取之以爲詩酒之用蓋方其自得于言意之表也雖宇宙之大終古之遠其間治亂興廢是非得失變幻萬方日陳于前者皆不足以累吾之真故古人有貴于山水之樂者如此豈與夫槁項黃馘欺世眩俗者同年而語哉吾宗發之以豪自喜讀書彊記談笑多聞頗欲以事業文章見世一旦悉棄去不學學所以治心養性者買田



三靈山之陽前瞰大川旁眺諸嶺築翠微堂以居藝蘭種竹其下日與賓客飲酒賦詩徘徊周覽蓋將老焉其意以謂世之有聲有色者未有不爭而得亦未有不終磨滅者惟山水之娛人無事于爭且庶幾可以長存故吾有以取之蓋不學淵明而暗與之合余旣以仕爲家老子憂患引領林泉有不可及之嘆而發之沈酣饜飫且十年于茲矣盍求其餘結茅翠微之側以休吾老乎吾恐發之不得擅而有也故遺書以問之若夫山間之四時朝暮可喜可愕他日與發之共之者酒杯流行尚能賦其一二爲翠微故事茲不復敘云

畫繡堂記

自古人物與山川相爲輕重崧嶽生甫申淇澳生衛武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此人物以山川爲重也莘野以伊尹聞磻溪以呂望聞隆中繇諸葛亮而顯曲江繇張九齡而大此山川以人物爲重也故爲名山大川者不以生明堂大輅之材九鼎之金照乘之珠連城之璧爲貴而以毓英賢爲貴爲王公大人者不以功業載旂常銘鐘鼎書竹帛流管絃爲榮而以歸故鄉爲榮此古人所

謂富貴而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者言得志而行乎四方人孰見之必至吾父母之邦然後爲可樂也新安自吳爲郡今千餘年山水峭厲而清深故長材秀民之出視東南爲最繇唐以來擢高科登顯仕者固不爲無人然未有居將相之位者也宋興百七十年而大丞相汪公出焉公以諸生徒步起家于京師數千里之外爲時偉人遭明天子艱難之中總州符入侍出奇謀秘策以輔成中興之功遂自樞臣相天子其精忠如金石赫然爲佐命元勳而新安之名一日聞于天下此新安之榮

也豈獨公之榮哉紹興九年公自七閩入覲以保信之節來鎮宣城宣城新安鄱陽三州相望皆百餘里公乃卜居鄱水之上將歸老焉建畫繡之堂而命藻記之藻曰公以邁往之資應期遇運乘風雲依日月而正宇宙于立談之間雖釋位而去者十年天子未嘗一日忘公也乃建旄秉鉞而兼師傅之官亦可謂布衣之極矣公今七十餘精明如五十許人將復三居廊廟坐籌帷幄取河朔山東六十餘州歸職方圖籍奉乘輿還宮闕然後退從赤松子之游其功名益新則新安之名益大藻

將不一書而爲天下國家慶也又豈特爲新安之榮而已哉

虔州神惠廟記

政和二年江南西路轉運副使臣臨臣根提點刑獄臣景修提舉學事臣聞提舉常平臣邁言惟虔州地卑薄章貢水出其中洩發不時輒冒城郭敗廬舍民之仰食于田者戶十萬俗皆窳無隄防畎澮之儲歲時豐凶以雨爲節故十縣方千里常以旱乾水溢爲憂惟靈順昭應安濟王廟在洪州吳城山別祠之隸虔者三負城之

西北隅者尤絕顯異政和元年四月水至城下丈餘雨晝夜不止吏民惴恐臣景修率官屬禱祠下輒應越六月民穡在田天則不雨有艱食之憂臣景修又禱則又應暨冬鹽筴之役興而常暘涸流舟不得漕臣根又禱則又應臣等竊伏思雨暘天事雖有智者莫能力致今乃取必于神如責券探囊無不如意民旣足食樂生重犯法得以其力出賦租給公上而吏亦因此省治訟興事功是神有功于國甚著有德于民甚厚雖三被封爵之崇而像設不嚴名號不新無以揭虔妥靈願詔有司

議所以褒崇俾民奉承永遠無怠臣等謹昧死請制曰  
可其以神惠爲廟號初提點刑獄張公治虔嘉神之休  
徯上之賜而致民之思也乃卽故基築宮而大之土木  
之功崇庠叶中丹堊之飾華質合度于是神降廟之筵  
門委蛇蜿蜒顧享牲酒屈伸中儀及廟成而命書至邦  
人駿奔相屬于道公遂命藻記其事藻以爲古之王天  
下者出命令主神人明則職之人幽則職之神各致其  
能無相瀆也故人之能興利除弊者時則賜之明神之  
能致福弭災者時則錫之幽有顯號徽稱以昭明也屬

之祠官世世不絕謂之報功宋受命極天所覆罔不臣  
妾上方以道德懷柔百神肆虔之爲州去京師數千里  
而神之受職如躬壇場之間手圭幣之薦者雖王之威  
神南放洞庭西及淮汭可謂盛大亦不敢以遐方爲間  
服天子之寵靈而部使者又能悉條其功請命于朝夸  
大顯融垂示無極是三者皆可書也藻敢以固陋爲辭  
乃作詩曰帝受天命悉主百神假神之休以錫爾民惟  
此南服介于大川負江而城卽山而田十日而雨民憂  
爲魚十日而暘時則狼顧雨暘在天人則必之匪人之

能神則節之嗟嗟神龍執造物權變化莫測恩威在顏  
寵靈自天惟帝之渥峩峩新宮顛民所作酒牲在堂神  
則戾止蜿蜒誦信陳乎燕几惟王威神永有此都屏翳  
陪後風伯前驅厲鬼螟蠶卻除不祥俾我遠疇躋于樂  
康迄千萬年保茲崇極享帝之誠是謂受職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世稱臯陶以刑事舜其後封于蓼六至春秋時其國先  
亡以爲用刑者之戒余獨以爲不然漢于公袁安郭躬  
皆以決獄陰功遺福子孫至取卿相封侯累世孰謂臯

陶明允篤誠而以刑之祀哉蓋君子常患澤不得施與  
施焉不遽及物若持法之平司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  
得以行其志者惟刑爲然使吾聽訟如召伯折獄如子  
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怙焉小人懼焉雖世世獲福可也  
然君子亦豈先慮己禍福議人之生死哉期無愧而已  
矣吾友蕭適用恢疎樂易人也始吾與之游得溫厚之  
氣于眉睫間每訊報爰書不以諉吏平反決讞必以其  
情諸羅文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斲廢  
圍立屋數楹列美蔭于前爲亭對峙而求說于余余以

爲王制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禹思天下之溺猶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己飢之蓋古之君子于人無所不用其志今吾與子一杯相屬于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爲之不樂者乎亦思有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者乎亦思有禁繫之中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古之循吏鮮不以仁成名酷吏鮮不以刑取禍輕視民命以喜怒行之幾何其不挽弓自射也故余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君子毋爲捨福取禍必無愧于心然後可以樂此

鎮江府月觀記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來尚矣而爲國屏蔽尤重于晉宋齊梁之間觀其千嶂所環中橫巨浸風濤日夜駕百川而東之其形勢之雄實足以控制南北豈直爲騷人羈客區區登覽之勝哉州治之西有樓焉並城而出名曰千秋者攷諸圖志始于晉王恭之時繇樓西南循城百餘步忽飛簷曲檻峩然孤起于城隅之上望數百里見之者一觀也紹興八年吳興劉岑季高來刺是州州承廢亂之後公私掃地無復故時季高以精明彊敏之

才易民觀瞻于談笑之頃旣府寺閭井鳩集經營悉復其初始暇遑于游息之地乃卽月觀之址輯而新之客有登而嘆曰嗚呼壯哉未之見也前此頽薨圯棟蕪沒于蒼煙灌莽之中雖江山不與時變遷者亦莫吾覲今晨霏夕靄晴嵐暖翠復得于几席之上而風飄浪舶離鴻落鶩畢陳于尊俎之前如客得歸如蒙得發也季高于此可謂能矣非政有餘力能致是哉或曰是未足言季高之政也季高勞于侍從之事出分天子顧憂方時艱難此州實爲襟要其經理規模必有足大者嘗與于

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逝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而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寇敵之未擒欲吞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胷中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今攬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季高之志可知矣然自有天地則有山川其閱人多矣而山川勝處非人不傳襄陽峴首以羊叔子傳武昌南樓以庾元規傳蜀之籌筆驛以諸葛武

侯傳吾知月觀與季高之名籍籍天下矣爲書其本末以補京口故事之遺使後人知此觀復新自吾季高始豈不益可喜耶季高曰可哉紹興九年十一月記

何氏書堂記

吳興環城皆水獨西南岡嶺相屬十餘里而得浮圖氏之居二焉東曰道場西曰何山何山立于宋元嘉中道場近出于唐末五季之初然道場踵相躡得人法席雄盛鐘魚殷殷聲聞東南何山敗屋數椽殘僧數輩望之蕭然游者弗顧也雖其興先道場五百餘年而衰陋反

出其下遠甚紹興初余守吳興得二禪老曰慧林曰居慧使分居二山慧居何山數年剪薙榛蕪易其圯腐而一新之于是游道場者如入王侯之家其隆樓傑閣足以吞光景而納江湖已而過何山則草樹葱蘢軒窻窈窕經行之地皆雅潔幽深如造幽人隱士之廬至者忘歸不知雄盛移而爲清勝也寺有何氏書堂圖記相承以何氏爲晉何楷楷嘗讀書此山後爲吳興太守以其居爲寺而名其山顏魯公書杼山碑亦曰寺西南有何楷釣臺則楷嘗居此山無疑然楷之姓名于晉史無所



見惟宋書言何子平曾祖楷爲晉侍中而已唐林寶姓纂亦云何叡渡江生楷爲晉侍中晉書稱叡有子五人獨充準有傳而不及其餘又括地志謂楷爲吳興太守宋書乃以楷爲晉侍中豈沈約見晉書充嘗除侍中因誤謂充爲楷抑爲吳興太守後亦至侍中耶皆不得而知也以余攷之寺有宋禪幽寺碑云元嘉十四年創立精舍于金蓋山初不言楷時有寺且何山之名于梁吳均詩始見之疑楷嘗學于此山其名蹟在人後人慕之卽其處爲精舍耳謂楷以其居爲寺者非也禪幽寺碑

至唐會昌時已斷裂無幾有張道規者以爲式道人書識而龕之今碑亦不復見嗚呼晉之士大夫可謂求志而得其志矣其退也處山林而以讀書爲樂其出也居城府而以治民爲事或出或處不過乎數十里之間其人物風流可以想見也楷距今幾千年此寺之廢興屢矣世以爲可久者莫如金石之傳旣金石罄滅而此山之名獨存則謂人物風流非士大夫所先而虛名無益于後世者非陋歟余老矣方買田若溪之上則此山將皆爲吾杖屨所有其可不留語山中爲吳興故事乎乃

訂其本來而并書之紹興十年十月記

于其出而後也  
 之於其出而後也  
 矣其出而後也  
 人其出而後也  
 規其出而後也  
 而歸其出而後也  
 游其出而後也  
 浮溪集卷十八

